

導言：

滄石包原兩鐵路線對於西北的重大意義

日本增兵華北進窺西北

關於「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的

補充和答辯……………(林光漢)

論著：

敵人的進逼與西北危機……………(李申夫)

✓回族電請釐定國大代表問題之檢討(續)

……………(張介卿)

匪區善後問題……………(謝友萍)

西北知識講話……………(從天生)

譯文：

✓蘇俄在新疆之活動……………(子明)

社會調查：

西京巡禮之二……………(慈陽)

通訊：

讀西北籌導所載「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

書後……………(碩夫)

覆林君光漢「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的幾

句話……………(志甦)

文藝：

一天的早晨(上)……………(荻茄)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

第七期

# 西北籌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西北地輿籌導

通訊地址：

西安南院門七十七號大東書局轉

總代售所：

西安南院門大東書局

分銷處：

上海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圖書雜誌公司

武昌新生活書店

長沙金城圖書公司

天津南洋書局

西安天津大公報分館

西安西京派報社

西安我的書店

西安大同書店

印刷者：

西京民報印刷部

新化巷甲十五號

電話四二七號

定價：

零售每冊三分

預定全年三十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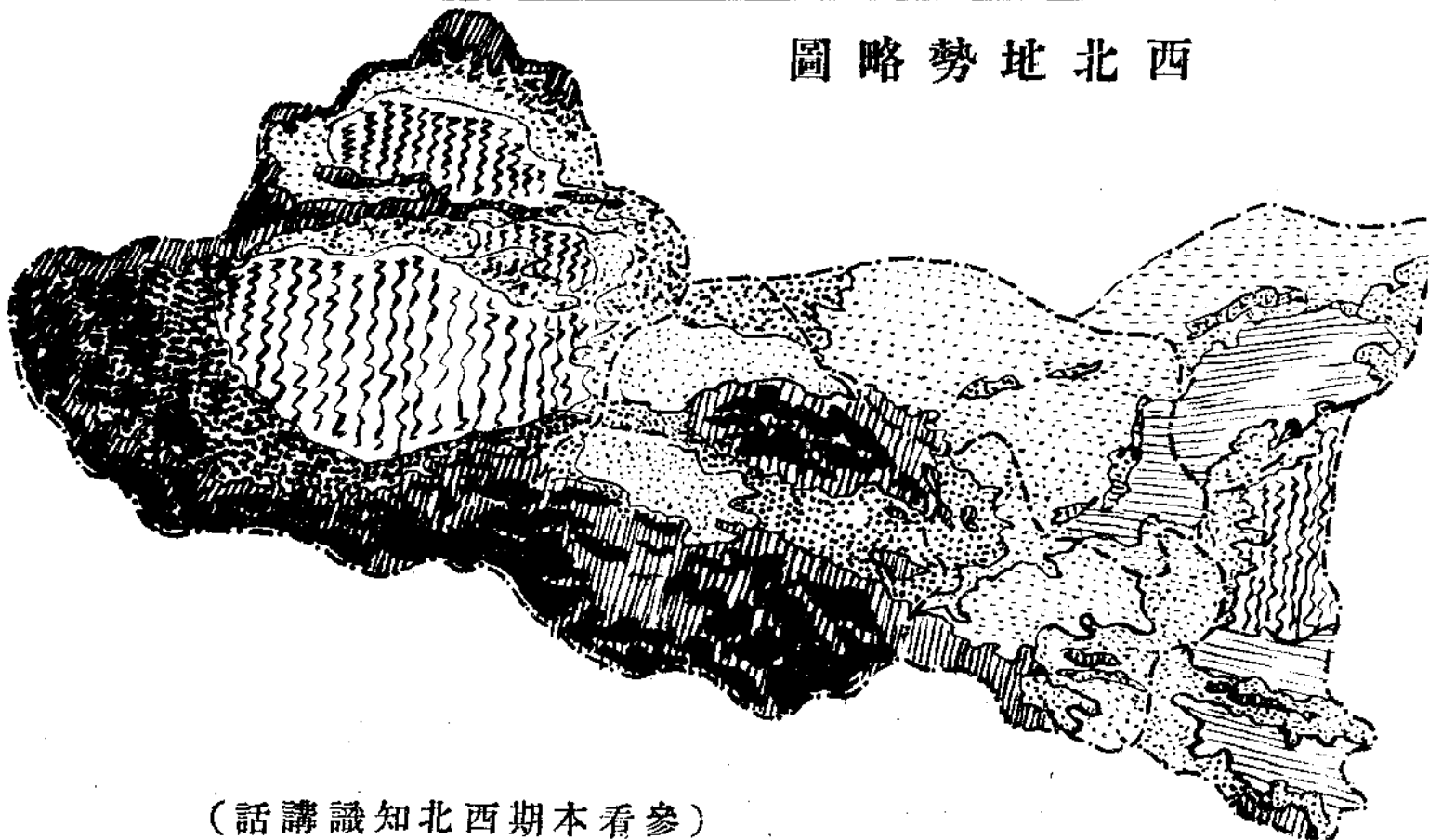
國內連郵一元

本刊已呈請登記

歡迎投稿

錄取後概酬現金

### 西北地勢略圖



(參看本期西北知識講話)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滄石包原兩鐵路線對於西北的重大意義

中國的鐵路交通事業，一向是在帝國主義策動下建設的，而不是由於一般社會生產事業發展的結果；於是各帝國主義利用鐵路可以使資本獲得高度的超額利潤，使其生產品得以推廣銷路，使其軍事行動可以敏捷地控制落後國家的一切。

想留心國內時事的人，都知道華北當局擬發起兩項被動的重要建設，一是興修滄石鐵路，一是延長平綏鐵路從包頭到五原的一段。從這兩線的興修，對於西北都有其重大的意義。

滄石路是從滄州到石家莊長二百二十一公里的一條路，就華北說，第一，把天津浦平漢兩路從中連接起來，運輸上便利很多，第二，把正太路啣接起來，直接把山西物產東出海口。包原線長也在二百公里左右，如果修成，第一，使河套農產和盟旗毛鹽得到便利的運輸，第二，進一步由五原南折，展至寧夏，整個的把西北溝通起來。若在平时，我國是完全獨立的國家，以上兩路不僅應當修築，而且應立時促其實現，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此兩路成功之日，便是華北西北送禮之時，這不可不加以密切的注意。

自去春日本提出「中日經濟提攜」的方案以後，便主張興修鐵路開發華北富源，但滄石

包原二線的重要，却又在軍事上面。

日本借防共攻蘇為名，以滄石路控制津浦平漢二路，由正太西取同蒲，南下截斷隴海路的潼關以西一段，且由津浦平漢南下，直抵膠濟臨海，使中國不但顧不了華北，而且顧不了西北。再由平綏路西進，先在大同與同蒲路取得聯絡，由五原南進窺寧夏，北進到蒙古，使中國得不到內蒙的幫助，並且得不到與國的呼應。這樣，南北夾攻西北之勢已成，憑中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開發西北，到頭不過是為人家辛苦了！

所以，這兩路線的建設，與我整個民族有生死存亡的關係，尤其於西北，更有重大的危機，我們應堅決地反對這類交通計劃的實現。

## 日本增兵華北進窺西北

在廣田提出的對華三原則內，主要的是要中國與日本聯合防共，最近更傳出華北當局已與日本締結了「中日聯合防共協定」的消息，隨此消息之傳出，便是日本大批增兵華北。

日本在華北的瓜代部隊，據各方調查，已有八千多人，實際當然還多，在平設置旅團司令部，駐一千人，其餘分駐保定石家莊滄州張家口和冀南一帶，日本駐平使館武官附今井武夫發表談話，謂增兵原因：一，保護僑民，二，按平津等地的日僑，不過一萬二三千人。二

防共。並聲述無侵害我國主權之意。以外日本代言人更依據辛丑條約聲明華北增兵的理由。

在我國對外政策一再退讓的結果，對於此次日增兵華北，當然非「抗議」與「勸告」所能解決，而日兵鑒於中國對外的「寬大」，當然不肯錯過機會。所以，日本增兵華北，便宣示華北現已名實俱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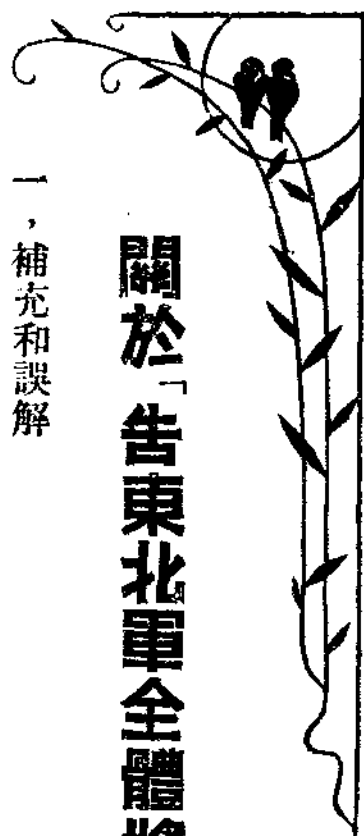
但，日本的目的，絕不止得到華北為已足，和以前不以得東北為已足是一樣，況且日本素以「防共」「攻蘇」的「偉大」使命自任，其不能不進一步以其刻毒險狠的方法進窺西北，已至為明顯。

西北的經濟價值，雖較東北華北遜色，但，河套寧夏關中漢中各平原，都有大量的農產，而陝西棉業尤為日本所覬覦。陝西的石油，更是日本軍需工業家所日夜欲攫為己有者。

以地勢論，日本窺伺西北，當有南北兩途，北途——平綏綫尤為重要，綏察等地，無異西北之背，附背南下，可以長驅直入，屯軍山西，指揮南北，將無往而不如意，南路先扼西北的咽喉——潼關，據關中會師北上，於是整個的西北，必非我有。

日本的大陸政策，現已以華北為基礎，以西北為其工作對象，察旗既被吞噬，綏旗必難倖免，橫斷中蘇之勢既成，操縱內陸的行動必易，我方引來一強敵，隔絕一與國，我民衆將為釜魚，愈難自拔！

因此，西北民衆要看清西北的危機，速起為防禦之道，絕不容把西北一寸的土地，拱手讓敵！



## 關於「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的補充和答辯

林光漢

### 一，補充和誤解

任何一個問題的發生，都有它歷史上的必然性，同時，業已存在的問題也必需有一個正確的解答，不管你對它的態度是漠然或竟熟視無睹。作者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一文承西北嚮導社發表之後，接到許多讀者來函表示意見，並且引出其他刊物的討論，只此一點，已足證明作者在那封公開信中所提出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個「像笑有介事」的問題。真理因討論而愈明，這一論辯無疑的可供給東北軍將士借鑑，使他們能夠更正確地去完成復興民族收復失地的神聖使命。

在進行討論之先，我們首應認清目前客觀上的特殊情勢；現在既不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時的情形，也不是去年華北事變發生前的局面；國聯是被宣布了最後的死刑；日本積極侵略的野心並無止境，不是任何外交談判或政治旋旋所能緩和；共匪雖尚待肅清，其牽掣後防的力量已不能與江西時代同日而語，但却正在利用「抗日」「聯合戰綫」一類口號，煽惑前綫勳匪的士兵和社會大眾——在中外報紙上可以找到無數事實，這並非「報紙上看不到」的消息。在這等情況之下幾乎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都會考慮到我們的根本國策問題，尤其是身在勳匪前綫志切復土的東北軍，都會認為四年以前，抑或一年以前的方案確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不幸有一些讀者對於作者的意見發生許多誤解，即以再檢討而言，其結果也許是修正，也許僅是補充，但却有人誤解為整個的不適用了。其次，作者本著一片赤誠對東北軍表示期望和愛護，又輕輕的被

加上了「責備」二字。作者主張「惟有在攘外的口號下，纔能刺激東北軍對勳匪的堅決意念」，和「舉起『收復失地』和『抗敵』的大旗，以與共黨陰謀相搏鬥」，立意本極明顯，有的刊物上却再三表示懷疑作者的眞意，提出幾種迷離恍惚的揣測，甚至誤認爲是「要放下了匪，要單獨和日本拚命」。誰這樣錯誤地解釋作者的眞意，就應該由誰對那種說法負責，作者不負絲毫責任。上述種種，究竟是有意曲曲，抑或無心的誤會，姑不具論；總而言之，如果不把這些誤解徹底廓清，一切辯駁都只有浪費筆墨，永遠不會接觸着真理。

因爲作者是以一個東北流亡者的資格向東北軍將士致詞，所以提出「復土問題應爲東北軍今後最高之政治原則」，這並不是說復土便不應該以全國爲本位去抵抗；同時，因爲「要刺激東北軍對勳匪的堅決意念」，所以必須「舉起收復失地和抗敵的大旗，以與共黨陰謀相搏鬥」，這正是擊破共黨抗日宣傳的有力武器，也絕不是「跟在共黨尾後說」，沒有那一個共黨提過這樣的口號。如果僅把復土譏爲全國的責任，是將來的事情，而放棄了本身最高任務和應有的準備，抑或爲了共黨喊出抗日的口號，我們便絕口不談復土，那纔真是自動解除武裝，使東北軍陷入萬劫不復的地位，「叫敵人坐在旁邊冷笑」！

### 二，爭奪抗日的領導權

在我所看到的一些來信和批評文字當中，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便是忽略了與共黨爭奪抗日領導權問題。樂觀的主張認爲在抗日的口號

下便可以不必顧慮共黨的陰謀，消極的意見又以爲在目前進行安內工作的階段中，沒有提出抗日復土的必要。這雖然代表着兩種極端的見解，其結果却同樣是自己放棄了抗日這面大旗，任憑共黨藉着這一口號進行牠的陰謀。「抗日」不過是共黨的口號，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纔是他的目的，這一點在前文中已有詳盡的剖析，換言之，如果能夠實現無階級專政，他們並不需要一定去抗日。在最大多數的國人，尤其是顛沛流離的東北人士和東北軍，抗敵復土都是唯一的生命綫。共黨之所以喊出抗日口號正是因爲他過去的路綫已然證明是此路不通，這纔企圖利用全黨人士反日情緒的高漲，攫取抗日運動的領導權，用以達到他 自己的目的。要知道爭取領導權原是共黨在民族革命中的一個中心策略，自從清共以來，沒聽見這一名詞已有八年之久了，近一年來，一方面由於日本加緊侵略之下國人敵愾情緒的增高，另一方面因爲在安內攘外的原則下絕少有，公開談到抗日復土，共黨纔得乘虛而入，把握住這一有力的武器。企圖在「統一聯合戰綫」「組織國防政府」的號召之下，使熱心救國的人士甘受他們的驅使。各地學生救國運動往往有共黨潛伏在內，一般人士最愛讀的抗日刊物又多 是共黨或準共黨的宣傳品，共黨自身也正企圖利用抗日口號搖撼勳 匪軍的陣容，施用挑撥分化的毒計，這種種嚴重問題絕不是僅僅採取掩耳盜鈴的消極態度所能消弭的。我們的勳匪大軍能夠掃蕩匪衆的巢穴，而不足以防範共匪的政治宣傳，和消滅匪區以外共黨的麻醉。只有使人們明瞭民族主義的抗敵復土與共黨的所謂抗日之間的重大分歧，和共黨偽裝抗日陰謀 所在，纔能穩定全國的陣容，堅定勳匪將士的信心。如果我們只知埋頭於安定內部，對於共黨之挑撥離間，在勳 匪軍隊信仰中進行其下層統一戰綫的策略，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那 正和盲目 跟着共黨的抗日口號跑一樣的危害着民族的生命，並且在 客觀上助長了共黨陰謀的發展。

### 三、恢復民族的自信力與安內攘外問題

勳匪與復土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把兩者對立起來，認爲是不相關

聯兩件事，或者把勳匪工作本身認作就是抗日，都是嚴重的錯誤。如果照前者的主張，一味埋頭勳匪，不問其他，試問如果日人侵略腹地，我們是否應該和他實行「共同防共」，抑或是退到塘寨加去？照後者的意見，似乎以爲只要勳匪得到勝利便可制止外患的侵凌；事實上四年來的勳匪已有絕大的進展，外敵的侵逼却正有加無已，請教主張以勳匪抵禦日人進攻的人們，誰敢保障在共匪勳滅之後便可杜絕敵人侵略的野心？

不錯，我們現在正積極從事安內工作，但目前却是爲了穩定全國陣容以備攘外，絕不是爲了緩和日人的進攻。勳共是中國自己的事，斷不容外人置喙，如果我們承認共匪的存在可以形成日人侵略的口實，那麼，中國現在尙待肅清的共匪殘餘所在多是，是否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侵入任何共匪竄擾的省份？要知道所謂「藉口」俯拾即是，無待我們「捧呈」給敵人。以目前的事實講：走私的口實是我國關稅過高，駐屯軍強入的理由是根據辛丑條約，難道也都要歸罪於我們的「疏忽」？而且日人的侵略一向根據着既定政策，過去的攫取東北，侵犯榆關，淞滬挑戰，長城進兵，分裂冀東，侵佔察北，並不會一定要「師出有名」。他們可以逕直的講全中國都是日本的生命綫，沒有任何部分的中國領土「與彼風馬牛不相及」，似乎狡獪兇狠的日帝國主義者未必會因爲「師出無名」而「異常苦悶」吧！匪軍不擾及冀察，日人不見得就找不到旁的「藉口」，可是即便真的到冀察一帶，也不見得當地居民就只有出於歡迎日人「救援他們」一途，只有日本人纔那樣希望着，我們如果也那樣設想，纔真是自己擾亂自己的軍心。冀察還是中國的領土，還有不少的中國正規軍隊，難道中國對於冀察的勳匪真就失掉了最低限度的能力和信心，必須仰恃「共同防共」的原則，求日本的傳力救援？即以業經失掉了的東北四省而言，那裏有不少高揭赤幟的匪軍，但並沒有聽說當地人民便因此而叛依頌禱日偽的統治。我們不能願爲日本的藉口便根本不提抗敵復土，正和不能因爲共黨竊取抗日口號便放棄抗日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幾十年來外患侵凌的結果，許多人竟掉了「至低限度的民族自信力」，一味希望與國和援助，如果我們一定要找到「以中國之全部利害爲其利害」的友邦，「肯替中國犧牲」的與國，纔算完成最低限度的準備，那我們只有等待到天荒地老，比某博士的「五十年後」還要渺茫，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肯作我們理想中那樣的與國。我們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外援，而是自力更生。我們的與國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無數的被壓迫者，我們的力量是舉國一致的決心。固然，華南和華北還殘留着「幾件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在一致對外的根本原則下纔能解決，不是疏通斡旋所能濟事；外交方面也不是用一味隱忍退讓的態度能夠得到積極的與國。如果在國際上自己表現不出一點力量，那只有遭受任何國家的鄙視。如果在國內只是彼此懷着「你先抗，我就跟上來」，或「等你抗敗了，我再抗」的猜忌，那麼，中國便永沒有團結的一天，也就永沒有抗敵復土的一天。要知安內固所以攘外，攘外亦足以安內，兩者間具有不可分離的連鎖關係，機械的固執着攘外必先安內一個觀念，那正是不瞭解這一政策的全面。我們現在高高舉起抗敵復土的大旗，至低限度可以把一部分的離心運動鎮壓下去，增進精誠團結的效率，即以勦共和肅清漢奸而言也只有積極禦侮的中心號召之下纔能動員廣大的民衆力量。所以作者纔主張「爲揭破共黨陰謀，穩定自身陣容，堅定將士信心，（東北軍）不能不自己舉起收復失地和抗敵的大旗」。

在形勢的估量上，我們不應該再沿襲那種「唯武器論」，與數字上的斤斤較量，那種較量會使政治力量總和的對比模糊不明。要知道準備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如果有人要問現在中國全國必勝的基礎究竟樹立到怎樣，那麼就請他答復究竟要樹立到怎樣程度纔算是最低限度，纔有必勝的把握？如果這把握還沒有，而敵人業已兵臨城下，那我們究竟應該納款投降去等待，或者退到堪察加去，抑或是在精密的詢問統計一番之後再決定和戰？一方面知道我們「一天天進展」遠敵不過敵方的「一刻刻飛躍」，一方面又必須要在建設方面軍事方面

達到與敵人並駕齊驅的地位，這真是一個難於索解的矛盾。老實說，我們的準備自然不夠，但不能說連最低限度都講不到，如果那樣講，就是完全否認中央四年來艱辛締造的成果。同時如果只從準備上去較量，我們的敵人也並非萬能，牠也正有若干無從掩飾的弱點；但我們不應這樣以機械的技術的消極的懷疑的態度去計較短長，而應該從民衆立場上，從反帝國主義的觀點上，從國際間複雜錯綜的關係上，從靈活的政治運用上，來從事檢討。

就今天來說，我們已不能把敵人分成內外，凡是破壞我民族利益，侵害我主權與領土的人都是敵人，其間僅有緩急輕重之別。安內攘外的原則在這裏應當有個新的估量和靈活的運用。

#### 四、東北軍的特殊使命

我們現在進而研究關於東北軍本身的問題，這是作者上次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的中心要點，希望每一個讀者都不要有意或無意的忽略過去。東北軍擁護統一擁護領袖的歷史昭昭在人耳目，盡人能詳：十七年的易轍，十九年的進關、張漢卿先生廿二年的出洋，各部隊廿三年的南調勦匪，都是事實上的具體表現，豈待來西北勦匪纔是擁護領袖，擁護統一。誰在目前提出這一問題，便是變相的懷疑着東北軍的這一立場。作者所以主張在抗敵復土原則下激勵東北軍勦匪的士氣，正是爲着更有力的發揮擁護統一信仰領袖的效率；如果躲在這一大的口號之下忽略了應加考慮的重大問題，那纔「不是擁護領袖之道」，結果倒會在客觀上「破壞了國家的統一」。

東北軍是國軍的一部分，然而東北軍這一名詞無形中的存在，正是由於歷史的地理的倫理的諸種傳統關係，具有特殊的情勢和使命，只有忽視這一要點的人們，纔會把東北軍和全國對立起來，把希望於東北軍者加之於全國。不錯，抗日是全中鈞的事，正因為如此，所以過去東北軍一切都遵行中央的政策，不肯逞匹夫之勇去，「直情徑行」。但這並不是說便可以放棄本身的特殊職責，而以抗敵復土的責任讓之全國。全國是一個整個的單位，單位的內部却必須具有精密的分

丁。

四年以來，把東北置之度外的國人已經不在少數了，如同某博士最近提出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不是單缺少收復東北失地一條麼？不過即便大多數的國人都忘記了東北，東北軍和流亡的東北人士絕不能忘記，不但不會忘記，而且還負有提醒全國同胞的責任。東北軍和流亡的東北人與全國軍民比較起來，我們只能看出一個特點，這就是他們渴望復土更爲殷切。這些無家可歸的軍民人士，在悲痛苦悶之餘，發出抗敵復土的呼聲，不僅是情理當然，亦且是應有的表示，這一點點的權利，無論從任何立場上，似乎都應予以剝奪。同時，惟其如此，東北軍對於復土的信念也就最爲堅決，在未來抗戰中，無疑的東北軍要站在最前綫，發揮空前的英勇和果敢，我相信這是從張漢卿先生直到任何一個東北士兵心中無上懇摯的要求。東北之失，固然要由全中國負責，但東北軍也絕不能閃避自身直接的責任，無論如何，由東北軍手裏失去的土地，還要由東北軍手裏收復回來。然而實現復土的要求，首先需要一個完整的政權和強有力、最高領導者，同時也必須剷淨前進途中的荊棘，所以張漢卿先生在歸國途中首先喊出擁護領袖擁護統一的呼聲，他的部隊也參加了安內工作的勦匪陳綏。東北軍的「爲了復土來擁護國家統一，爲了復土來擁護領袖，爲了復土來西北勦匪」，其理由完全在此。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們擁護領袖正因爲他能領導我們到民族復興之路。領袖的力量建築在群眾上，群眾的力量建築在對個身任務的瞭解上，盲目的擁戴並不是擁護領袖之道，領袖也不需要一些不瞭解自身任務的群眾。

共黨喊出的抗日，和東北軍心目中的復土，在原則上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但在政治水準較低的一般人們不很容易辨別那樣清晰。如果說把這一陰謀說穿便是「自己擾亂軍心」，便是在「政治路綫上，跟着共黨跑」，難道便應該放任共黨的陰謀發展麼？在單純的勦匪觀念支配之下，軍士容易分心於對東北故土的關懷，讓他們瞭解復土與勦匪的聯系關係，瞭解復土是我們更高的政治原則，不是更可以堅定

將士信心發揮高度勦匪效能麼？不曉得那何以就「不是擁護領袖之道」，就會「破壞國家的統一」？那不是危言聳聽，便是觀念謬誤！

### 五、結論

在某一些人的意見，似乎一談抗日就是罪過，所以對於主張抗敵復土的人，就加以「擾亂軍心」，「破壞國家統一」等等頭銜。但據作者所知，就是在國民黨黨內，抗日也還是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問題；舉國正在追悼的胡主席不就是堅決主張抗日的中心人物麼？還有在我們的唯一領袖蔣委員長近側的馮副委員長長玉祥，不也是一貫公開主張着抗日的麼？馮先生五月八日對英國每日報知新聞 (Daily Herald) 記者的談話中，甚至主張中國應該停止勦匪戰爭，聯合蘇俄去抗日。國民黨的中委如同于右任，張溥泉，李烈鈞，蕭佛成，鄒魯，蔡元培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人也時常公開發表抗日的言論，這是許多中外報章用大字標題揭載過的，不是「報紙上看不到」的消息。以國民黨的中委可以發表這些意見，并不觸犯典章。作者既非國民黨員，亦非中央要人，僅以一個亡家亡省的國民資格抒寫內心的熱烈要求和提出對東北軍的期望，而且也沒有像馮先生那樣反對勦匪，這總該不是一樁罪過吧！況言論自由，詳載訓政約法，誰得枉加剝奪？

敵人的侵略是沒有止境的，如果我們不去阻止他們的前進。他們的軍事勢力已然從東北擴展到黃河北岸，從滿洲伸入到西蒙，他們的經濟力量已深入到中國的每個都市每個鄉村中，要吸盡我民族的最後一滴血。這已經不是可以從容等待準備的時候了！東北軍不僅應該努力清除抗敵途中的障礙。把殘匪掃蕩淨盡，更要在勦匪的陣綫上養成抗敵復土的士氣與決心。

所以我們的工作是在收復失地最高原則下來勦匪！在民族主義路綫下粉碎共黨偽裝抗日的陰謀！反對放棄抗敵復土的退却心理！作者願與東北軍全體將士和全國不甘退却的人們共勉之。自該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發表後所得軍中反應文字，如雪片飛來，作者於此喪亂流亡之餘，精神上感到無上慰與興奮，人心未死、於茲可見。



## 敵人的進逼與西北危機

兼論逃避主義

李中夫

國土是整個的，不容我們把它分爲許多部分，使各部相互地離隔起來，以爲一部分的存亡，可以與

其他部分毫無關係。可是不幸，這乃是國難發生以來我國所謂賢明之士所懷抱的思想。自然，他們這一思想的表影，不是像我在這裏所表現的那麼顯明，那裏露骨，那是披上華美的外衣的。他們的論斷是：中國領土是夠大的，失去了一部分領土，或許使我們更可以很容易地在一較小的範圍內，樹立起改造復興的基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二十年之後，我們未必就不能真正地強盛起來，到那時，我們再來談殺仇雪恥，也是不遲呵！在這樣的一個「老成持重」的思想掩護之下，他們於是主張對敵人，一再退讓，一再逃避。胡適的「再等五十年」，丁文江的「不惜退到中國的坎察加去！」就是這種退讓主義，逃避主義的最典型的代表。但是這些逃避主義者却忘記了一件事實，即是他們這種主義，須有一個前提，即

在我們實行退讓，和逃避的時候，敵人須不繼續進攻，俾我們的逃避主義者得以有從容準備的機會。但是正是這種前提，我們是缺乏着。敵人不是傻子，他們就絕不會給我們一準備復

與的機會。事實的表現，也正是這樣，敵人在佔去我們的東北廣大的領土之後，它並沒有停止向華北進攻，在它目下正在華北鞏固其勢力的基礎的時候，它也沒有停止向華中向華南，向我們認爲是爲復興中華民族的根據地的西北施展其侵略的毒手。侵略主義者的節節進逼，不獨使我們退讓逃避主義者的美態，迅歸幻滅，更簡直使他們逃避也逃避不及。在這裏，我們有特別把日本帝國主義將向西北侵略的趨勢，一加檢討的必要：

「開發西北」，「以西北爲民族復興的基礎」，這些口號，在近幾年來，是叫得非常響亮了。當然，這些口號是有它的意義的，但是這些口號之有意義，只是在我們還要在西北以外努力保持我們的疆土，還要對我們的敵人佈置嚴密的防守戰線，使敵人的勢力不要接近或者侵略到這我們定爲復興民族的根據地的地方，這樣才可以使我們在離開敵人較遠的後方，有相當餘裕來實行準備復興的工作，換句話講，我們要開發西北，要以西北爲民族復興的基礎，僅僅注重保持西北是不行的，這一偉大工作的完成，必定是要和我們保持西北以外的任何一部分的國土，並對敵人在任何一部份的進攻，而起英勇抗戰陣線這一工作相聯繫起來的，然而逃避主義者的想法，却不如此，他們認

爲西北是可以和國土的其他任何部分隔絕起來的。不管敵人在西北以外的國土如何實行侵略，我們只要在西北關着門苦幹，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就可以馬上完成。其實，我在這裏把逃避主義者的意論還估價過高了，在一般逃避主義者的心裏，其實並沒有什麼「復興」，「復仇」和苦幹的觀念，他們只是十足地在實行逃避就是了，不過，「我能往，寇亦能往」逃避主義者終究是有走到窮途末路的時候呵！

西北是逃避主義者認爲最安穩的樂園，在敵人進佔我們東北的時候，我們的逃避主義者，就提出「往西北去」的口號，敵人進據華北以後，我們的逃避主義者更是蜂擁般地到西北來了，一若西北與國土的其他部分之間，有一個很大鴻溝存在，敵人的勢力是萬難跨越的。可是現在的事勢的演進又如何呢？這是誰也不能否認：敵人的勢力現已是確確實實侵略到我們逃避主義者認爲樂園的西北來了。

我們不願徒託空言，我們以舉出若干事實，來作爲佐證：

第一，就是前來自西北「遊歷」和「考察」的日人日益加多。僅據最近三月來的統計，就不下六十餘人，其中以商務人員爲最多，軍政人員次之，學生再次之，此外復有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等。此等人員之前來西北，名爲遊覽，實則暗中進行調查，以爲彼將來實行侵略之根據，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十分了解的。

第二，就是日人擬在陝省設立領館的企圖

據五月一日的中華日報載三十日鄭州電：「日外務省事務官曾彌益三十日由陝借駐鄭日領館員平山勇抵鄭，曾乘原機飛西安，據鄭日領館員佐佐木談，曾赴陝係遊歷，日內即返北，另息日將在陝設領館」。我們知道領事的作用，是在保護一地的本國僑民，推行商務，但陝西省現在並無日本僑民經營商務，領館的設定，若非另有政治陰謀作用，當毫無意義。

第三，就是日人最近在阿拉善旗設無線電的事實：三月十五中央社蘭州電：「逗留寧夏日人二十餘，日前乘自用汽車東去，僅留一人，仍住通商旅館，該日人汽車係由阿拉善旗，越賀蘭山而抵寧夏，聞日人在阿旗已有常駐機關，並設無線電台」。日人爲了什麼不辭勞瘁要遠在西北邊陲的阿旗地方設立無線電？這除了說他們是在圖謀不軌，簡直是無從解釋的。

第四，是日本平綏路的控制，日本現在已實際控制平綏路，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日本控制了平綏路，就是替日本侵入西北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但他還不以平綏路的現狀爲已足，現在還要進一步地企圖將平綏路由包頭延長到蘭州或寧夏，以便日本的勢力更深入到西北的核心，據說現在就已開始勘察包頭至蘭州一段的工程了。

第五，我們要報告的，就是日本經濟侵略的毒手，也已深入到西北來了。近據各報通載，私運入口之日貨現已伸入到陝甘，西安和蘭

州，最近各物跌價，就是受此私貨流入之賜。此外若日人之潛入新疆，極力拉攏回教，也莫不是思推進其勢力於西北的野心的表現。

最近日本在華北的侵略工作，由於內蒙之宣告「獨立」，由於華北「防共」協定之簽訂，由於日本已實際地控制了華北的經濟實權，可說是已經告一個相當段落，此後，其侵略的鋒芒是要更進一步地逼向我們逃避主義者認爲樂園的西北來了。假如有人問我們這個理由，我們就請他看如下的答覆：

第一，我們逃避主義者雖然可以把西北和華北對立起來，認爲是兩個截然無關的部分，可是我們的敵人，是不如此想的，恰恰相反，在我們敵人看來，西北是華北的自然延長，帝國主義反蘇聯陣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我們會屢次坦率地指明，日本在華北的一切行動，是着眼在這蘇聯陣線的組成的一點，但是這一陣勢的組成，在我們敵人看來，是非把廣大的西北地域也拉入他們控制之下，是不能完成的，敵人的這一看法，是相當正確的，因爲我們的西北正是和我們敵之敵人的蘇聯疆土有極長度的毗連呵！要完成反蘇聯陣勢的佈置，這一個重要地域，是能夠放懸呢？敵人之將把平綏路延長至甘肅寧夏，在靠近外蒙和新疆的阿拉善旗設立無線電台，都只有在反蘇聯陣勢的佈置上，有其意義。

第二，敵人不僅在反蘇聯陣勢的佈置上，要佔取西北，就是在消滅這當作我們民族復興

的根據地的一點上，它也要進取西北。我們這幾年來，日日在高喊開發西北，以西北爲我們民族的復興的根據地等口號，這是給予我們的敵人不少的刺戟的。事實上，我們全國的政治及經濟的重心，也確有逐漸移往西北之勢，近年來，西北交通的開發，經濟的建設，以及大軍的雲集，確實使西北的局面頓形改觀，使其在國防上佔一很重要地位。現在的華北，我們不容氣地說，是已落在敵人控制之下，在這華北毗連地域的西北，我們要想建起國防的重鎮，這自然是最難忘懷的。

第三，我們要特別指出的，就是在現在的西北集結了與日本在歷史上在倫理上勢不兩立的東北軍。誰也不能否認東北軍是中國日下的，一個偉大勢力，他們的反日情緒是最高漲的，他們現在正在整備自己的陣容，嚴格地訓練自己，在一朝有事的時候，他們就將英勇地站在戰爭最前線，對敵人爲殊死的鬥爭。很顯然的，這是我們的敵人所最深切顧慮的。唯其顧慮這一勢力也愈深，因此其急圖消滅這一勢力的意念也愈急。這是我們要特別指明我們敵人將急圖西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四，我們更不妨指出西北的廣大的土地，豐厚的富源，也將成爲引誘我們敵人侵入西北的導因。不過，就目下的發展的情勢看，還是前三者成爲主要的導因，經濟的因素，還不過佔次要的地位罷了。

我們逃避主義者是把西北當作樂園，把西



北看作有金城湯池之險足以拒敵千里的最安穩的堡壘，然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敵人的勢力却已伸入且必然要伸入到這樂園裏來了（自然這是在不抵抗前提之下說的。）對這一新侵略形勢的來臨，我們的逃避主義者又將如何應付呢？是不是再來一向後退的新的逃避呢？我想，這幾年來鐵般的事實就是使最惰性的逃

避主義者，也認為是此路不通了。逃避主義之道路，就是死亡的道路，我們誓死反對逃避主義！

我們的道路應該是像我們故去了的偉大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所昭示給我們的：

一方喚起民眾，一方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與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

### 回族電請釐定國大代表問題之檢討（續）

張介卿

- 一，中國歷代對於國內少數民族政策之得失
- 二，歐洲各國對於少數民族問題之教訓
- 三，中山先生對於國內少數民族之主張
- 四，憲法草案規定民族平等之意義
- 五，回族請求國大代表理由之批評
- 六，結論

### 三，中山先生對國內少數民族之主張

中國雖以漢族為中心，發榮滋長；但中國境內實包涵多數民族的活動。各民族間固有若干角逐，然亦藉此有更多之融陶也。黃帝討伐蚩尤，即為漢族與他族接觸之始。其後代有征戰，許多小部落小民族，已為漢人之文化力量所消融；但亦有若干民族如匈奴等，仍不時為中國之患，秦藉統一天下之餘威，尚未能犁庭北掃，對於匈奴，不過築長城以禦之；漢有平城之辱；晉有五胡之亂；唐初突厥之為患；五

代契丹之割地；北宋徽欽之被俘；權禍之慘，甚於往昔。演至南宋與有明，蒙古滿族，更入主中原，建立帝國。吾人若從狹義的漢族中心主義觀之，各族入據中原，固可認為侵略漢族，但自廣義的國族觀念言之，則因各族不時的與大量的進入中原，始予文化較高之漢人以絕好同化機會。故蒙胡入主中華，不但奠定中華國族之基礎，實則華族威震歐亞，亦蒙古人之功也。吾人嘗謂，歐洲各國，多為一民族征服

他民族奠定國家；但中華民國，確為各民族經過若干年代互相融陶，始告厥成；其間並無一民族之獨霸現象。雖事實上因漢族文化較高，統治中原之歷史較長，一般人不免懷有漢族中心思想，即中山先生在痛恨滿清專政之餘，亦曾有大漢族主義之思想。然民國以後，中山先生遠瞻歐洲各國少數民族問題之嚴重，以及保障少數民族之國內與國際立法潮流所激動；復鑒於各帝國主義者對於蒙藏諸族之煽惑。故於其民族主義中，一方極力提倡國族主義，喚起各族共同之利害，以達到中國民族解放之目的；一方更主張實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範圍不但對國內民族主張平等，乃至允許各民族自由獨立而自由聯合；且囑言中國強盛之後，並宜援助世界各弱小民族，此種大同思想之徹底，政治眼光之遠大，中國歷代政治家無出其右者。惜中山先生未及革命成功，遽然長逝！國內民族，未能身受其提携。但革命成功後，政府確會秉中山先生之遺志，有蒙藏委員會之設置，此次憲法草案更將民族平等之原則，列為專條，是中山先生之思想，不僅為一種主張，實者已成爲國民共約而夫忠履行者也。

### 四，憲法草案規定民族平等之意義

最近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憲法草案總綱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爲中華國族之

構成份子，一律平等。」係以民族為單位，特訂平等之待遇；自與第八條以個人為單位之平等規定，完全不同。原此條立法申言之，則有兩種意義（一）確認漢滿蒙回藏五族，均為中華民族之構成份子，皆有擁護中華民國之義務；（二）保障各民族之權利；換言之即保障各民族在國家範圍內得自由發展其民族之利益。此種立法，實行結果，不但可以抵制各族獨立之思想，且為團結各族，鞏固國族之惟一良策也。

中國本為五族共同生存與活動之場合，已如上述，是各族對於國家均有絕大之供獻，密切之關連，利害之所繫與夫精神上不可分離之情緒；明顯言之，中華民國乃五族共有之國家，合則俱存，分則俱亡。其應集邀各族人士共同參與國家大計，實為必要。漢族統治中國，功業彪炳，其為領袖民族，無可否認。然就歷史與事實上，各族對於國家之關係，尤應賦予各族政治上平等之待遇也。民國以還，軍閥時代之約法憲法，對於各族參政，雖然限制，但僅在「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之原則下，保障各族權利，似嫌籠統。一因此種立法，僅能保障個人之權利，民族利益不能包括。二則是為集權主義之立法，不能滿足各族自治之要求。歐美國家憲法，保障國內少數民族，亦有採取此種規定者；如德意美各國。彼等在某一時期，關於保護法令，確被遵守，惟違背信義，破壞約誓者，亦屢見不鮮。譬如意大利特種

提諾地域內德意志人之權利，本為意政府約誓所保障，但自法西斯蒂執政後，不但取消保護政策，且將德意志人財產均予沒收。德國在希特拉執政後，極力排斥猶太民族，為舉世週知之事實。而美利堅憲法明明規定平等待遇，又何曾制止其歧視東方人之立法及間接取締黑人投票權之處置？故以往憲法對於少數民族流統之保障，流弊甚多，戰後各國，因國際協約關係，保障少數民族，多取特訂主義。如波蘭，捷克斯拉夫，拉特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芬蘭與南斯拉夫諸國憲法中，皆有保護少數民族的條文——此諸憲法之規定，不僅保障少數民族得享公民之一切權利，並得行使其宗教的權利，保持其風俗習慣的權利，其子女亦可以各民族固有語言受教育之權利更有。若干國家，允許各族成立自治機關，以增進其民族之文化與福利。從其民族分子中徵集賦稅，甚至收受國家稅收之一部以為津貼學校與慈善機關——此種潮流，業被舉世公認為保障少數民族之適當辦法。故吾國人為此公布之憲法草案第五條，關於保障民族平等之規定，不但切合我國國情，實則亦順應世界潮流之立法也。

### 五、回族請求國大代表理由之

#### 批評

國府公布之國民大會選舉法，在特種選舉中，蒙藏地區規定若干代表名額，回族及回疆，則未明顯規定，新疆及內地回民，以為待遇

失平，紛紛電請政府釐定回族代表名額。吾人綜合各方意見，其請求之理由，可分三點，茲不揣冒昧，略述吾人之意見如下：

（一）按照蒙藏特例 伊斯蘭青年社東電曾謂：「按蒙藏各族辦法，釐定回族代表名額；」而南京回教青年會亦有「立法院既章定蒙藏代表額數，要以平等待遇回民；」之要求。是回民之請求乃根據代表選舉法蒙藏代表選舉條文，爭執其民族之代表。回民請求能否援照蒙藏特例，要以蒙藏代表是否為民族代表以爲斷；查代表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國會規定在蒙藏特區內選出若干代表，其為地域選舉，顯然無疑。但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在青海及寧夏之蒙旗中選出數名代表，又第三十二條第二款亦特訂在他省之藏民中選出六名代表。是又不僅以地域為限，實者尚允許他省之蒙藏民族自選代表，而無形中即承認蒙藏民族自由主張其民族利益也。非然者，各蒙旗實際上已受青各省之統治，應附屬各該行省選充代表可也，何以又列入蒙古選舉中？又各省旅居之公民為數亦頗不少，何以旅居之藏民獨有自選代表之規定？是當然可以視為有代表民族利益之意味。若然則回民援照蒙藏特例，請求釐定回族代表似有相當理由。

惟按以往選舉法之規定，絕對採取地域代表制而力避民族代表，概恐因此掀起各族之民族意識。殊不知此種觀察，由今日蒙藏獨立之事實，可謂完全錯誤。故最近憲法草案，一反

其所爲，將民族平等之原則，列爲頭條。且據此而有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及三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也。因此回民之請求復有進而根據憲章民族平等爲理由者也。

(二)根據憲章及總理遺教 吾人細審國大選舉法，釐定蒙藏旅居者之代表名額，實根據憲章第五條之規定；就法理言，緣於民族平等原則而有地域選舉與職業選舉，由於民族平等原則，始有特種的蒙藏選舉。就事實論，以往選舉法均無此種規定，此次國大代表所以特別釐定者，除根據民族平等之意義，將無法解釋；是以憲章第五條對於保障蒙藏民族之利益，既已實現；其他民族亦應公平待遇！即退一步言之，縱使內地蒙藏人民之單獨選舉，並非根據憲章第五條，而回民援照蒙藏特例，縱亦不能成立，但僅按憲章第五條關於保障民族平等之條文，回民亦可據而請求增定。概憲章第五條規定民族平等之意義——保障各民族在國家範圍內自由發展其民族利益。——如上所述，則國民大會爲表示民族利益之機關，若無民族代表，主張其權利，所謂保障云爾，何以談起，即憲章關於平等之諾言，將無從見諸實行。須知民族之權利，非國家所賦與，乃因其民族及其羣衆生存所必需者也。國家立法，對之若有限制，任其自然伸展，勢必形成獨立不可也。歐洲各國，類此先例，已詳述於本文第二節，即總理亦深知民族利益之發展，無害於國家，故有各民族自由獨立而自由聯合之主

張也。此者並非解散國家，實爲鞏固國家之上策。憲章釐定，既依據總理之三民主義，對於總理民族平等之遺志亦應設法促其逐一實現。若然是又不僅因回族天賦之權利，不應予以限制，即爲促成總理對於回民之希望與夫今後國家對於回民之利賴，亦應特別釐定若干代表，滿足其政治慾求也。

(三)根據回民往績與事實之需要 回民歷代擁護國家因而享受國家之優遇；復因歷代回民享受平等之待遇，故其對於國家又有絕大之供獻；此種事實，本文第一節，亦略述之矣。至於回族反滿革命運動，亦可視爲國民革命史上光榮之一頁。誠如總理所謂：「本黨革命若能喚起全體回民之參加，必能迅速成功。」政府僅爲顧念回民革命的功績與夫歷史上對於回民政策之坦途，國民大會，似應准許回民參加也。

茲者國人盛唱開發西北，概以西北爲復興民族之策源地。然西北各地回族佔全人口二分之一，其在政治上經濟上及文化上的勢力，尤不可忽。此等回民，不僅富有潛在之民族意識，且回漢之隔閡，仍然深刻；民國十七年尙有河州之變，各族相殺，死者百萬。經時未久，有何進步？新疆纏回因受省政之壓迫，列強之煽惑，叛離情形，尤堪痛心。朝拜天方之纏回，近年已不恥於中國之林，而自成一區。此種民族情緒之憤懣，不但阻礙民族復興運動，實

者尤足決定國家之存亡也。然而吾人欲平抑其憤懣之情緒，民族之隔閡，實行高壓或腐敗政策，均告失敗。是以捨開放政權，保障其民族利益，使自然發展外，別無坦途可尋也。

就一般回民言之，對於其宗教，教育與夫生活之發展與改進，固須賴回民自動之努力，然而尤須有國家立法之保障。譬如歷年回民因教案所起之糾紛，非國家保障難望其逐漸減少。又如皇陵孔廟以及與歷史有關之廟宇，政府均已復修，設法保存；獨對於回教之禮拜寺，任其頹壞，亦足召回民之不滿。至於允許回民學校添設宗教課程，補助回族學校與國外留學生，國家尤須有整個的辦法，切實的保障。凡此諸端，非回民直接參加立法不可也。回族爲其自身之需要，請求政府釐定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就回族運動而言，較其爲教案而犧牲，實爲進步而正當之途徑也。

### 結論

吾人側身西北，感覺回族之危機與其所處地位之重要，爲矛盾之增加；即西北回民隨開發西北之口號，其地位固日漸重要，然其民族之危機，亦與日俱增。歷代對於此類民族本有成敗兩種明顯之途徑，而世界各國亦有因應付失策而衰亡之先例。吾人深望政府今日縱不能容許回族之請求參加國民大會。然爲實現三民主義之精神，瞻念歷史與事實之教訓，對於國內少數民族問題亦應研究切實保障之辦法也。

## 匪區善後問題

謝友萍

現在，西北尤其是陝北，緊接着剿匪軍事勝利之後的善後問題，其重要與迫切，却更倍于剿匪軍事，這是一般人承認而且注意到的。但說到善後，更其幾經蹂躪滿目瘡痍的匪區，真是千頭萬緒，現每一個問題，全是反映着社會，而與各方面錯綜繁複的交織着，所以須先將問題的各方加以檢討，若僅就問題的本身謀解決，就愈無法解決了。

據報載關於匪區善後問題，西北剿匪總部曾于四日召集各軍政當局，組織善後會。第一次善後事務會議，規定民衆組織，訓練，清鄉，保甲，保安，撫輯，建礦，築寨，修路，及其他等八項，又各報章雜誌，對於善後問題，亦時有討論，足見當局的宏謀與一般的熱望。作者就個人歷年來在匪區內目擊和身受的事實，與從事善後工作些微的經驗，提出關於善後工作的幾個較重要的問題來，以作負責或關心者參考之，但是本文姑不提供任何具體意見。

(一) 關於匪區內赤匪與民衆的處置問題

對於匪區內逃出或自動來歸的民衆，自動投誠的赤匪，及俘虜的處置問題，在蔣委員長行營頒佈的關于處置俘虜赤匪招撫投誠赤匪等辦法及感化院條例，固然已有很完善的規定。但我們若就善後工作的立場，再參酌當前的事實，似仍有商討餘地。無論投誠或俘虜的赤匪和

民衆除了極少數匪化已深的份子外，敢相信大多數全是爲一時的生活或環境的逼迫與誘惑，無識盲從，他們爲匪，無非是求生存或希望生活改善，而他們來歸投誠或被俘後表示悔悟，其目的仍不過如此，我們的處置呢？大多數全是被遣回原籍，少數的予以短期的感化，誠然是異常的寬大了，但是却少顧慮到他們被遣回或感化期滿後的問題，不惟他們以後的生活，未得到絲毫的解決，即他們此後應當努力的途徑，亦未予以具體的指示與協助，那麼，誰敢保他們以後不再入歧途呢？我想一定有人要說，那是整個的社會問題，不應當在這裏討論，但是在整個問題未能解決或未追解決之先，就不能不謀部份問題的隨時隨地解決，若局部尚不能或不肯顧及，就更談不到整個的問題。況且關係剿匪與善後的根本事項，尤未便予以忽視。再說處置的手續，事實上多是不論他們係投誠或俘虜，由前防剿匪部除或當地政府統統將他幾百里或幾千里的輾轉遞解到後防最高軍事機關，解到之後，復加以偵查審訊，在法律上說，自是正當手續，就政策上說，就難免有以下的缺點，一，因爲他在匪區中多受偽宣傳蒙蔽，說國軍如何殘酷虐待，若成見一經與事實交映，自不免影響于匪情的偵查。二，經過長途的遞解，與相當期間的收容，這他們明白國軍的誠意與寬大時，國家已費了若干的

損失，他們即想從事反赤工作，而情況與效力亦早隨時間以消滅。總而言之，關於匪區的赤匪與民衆的處置問題，無論就救民的目的與爭民的政策上，全有研究的必要。

(二) 關於匪區民衆的救濟問題

關於救濟，我覺得至少兩個原則，一是普遍，二是確實，救濟能普遍，則人無爭怨，欺不虛靡，能確實不但合于經濟原則，抑且合于政治要求，我們根據以上原則，來檢討一般的救濟工作，第一「急賑」，即實施散放食品衣物或錢財，與被救濟之人，這種辦法，不能說不對，但是易滋流弊，除了施之于驟然的災變或其他情形迫切的緊急場合以外，應以少用爲宜，因爲中國社會的組織與監督，素乏嚴密，而一般的公德心，又比較薄弱，不惟確實談不到，而普遍亦所難期。第二「工賑」，如修路，浚河，建礦，築寨，及各項簡易工廠的設施等等，這種賑濟，自較爲確實，但是實施上至少應注意以下兩點，即(一)設置上應力求適合當時之軍事經濟社會諸環境，與當地的人力物力，(二)管理上理應切實貫徹工賑的目的，例如在江西及豫鄂院邊各收復區實行工賑之修路建礦築寨等工作，在當局爲工賑與軍事之兩項要求，故對之極爲重視，限期舉辦完成，但是因匪區缺乏人力物力，往往有新建的礦寨，因無力駐守，反被匪利用，又時有拆毀住民房屋及強迫婦孺代工者，甚或藉此派捐徵工，劫後餘生，復橫被摧殘，若不慎之于始，利未見而害先出

矣。第三「農賑」在以農立國之中國及高唱復興農村的現時，果能趁此殘破之餘而奠立復興農村的始基，不但為救濟上之必需，且為整個復興政策上之要圖，那麼，這問題就太大了，先不必向遠處說，單說賑濟吧，農賑確是合乎普遍與確實的原則，但是問題仍然不少，首先是人的問題，在收復區或隣匪區的地方，經過匪之殘殺騷擾，不用說地主富農及智識份子早被殺戮或逃亡，即少數自給的中農自耕農與良善的，偏貧農，亦悉被其壓迫裏奪而流亡殆盡，至留在民衆，除多數的老弱婦孺外，其極少數的壯丁（丁未必壯）又不無相當的灰色（注意——老弱婦孺亦不乏為匪作偵探者）此等份子則匪來為匪，兵來為兵，或一面通匪濟匪以保命圖財，假藉軍勢以欺壓良善，那麼，對於這種情形，應當怎樣呢？說到這裏，應分為兩方面，即消極的留在民衆的如何處置，與積極的舉辦善後工作如何補充，前者因可先用收容賑濟審查諸辦法，但這些作為過渡辦法則可，蓋經過收容或審查之後，仍是需要其他根本辦法的。關於後者，人力的補充問題，則比較煩複，一般的主張有兩個辦法，即一方招撫流亡回籍，一方移民屯田，而屯田又可分為軍隊屯田，團隊屯田與民衆屯田幾種，這各項辦法，——固然辦法不限這幾項——我認爲似乎全很需要，但是却不可不注意一些先決問題與附帶問題，例如匪區土地的調查整理，土地所有使用收益典當等物權的確定保護與限制

，土地房屋經界的勘查，債權債務與婚媾的糾紛，（凡匪經過之處，無不焚燬一切契據，破壞所有經界，並強迫離婚，務求顛破社會一切秩序與道德）回籍民衆或移民者的住居，糧食與農具耕牛種籽的籌備，以及各種合作社與農村貸款的推行，等等問題，却無一不須預爲詳慮與籌劃，不要認爲小的技節問題而先忽略，因小的技節問題，往往能影響到甚或整個破壞了大的根本計劃。以上這些辦法，在豫鄂皖邊區，差不多也全施行過，結果固遠不如預期之完善，但我個人的觀察，却始終不承認那是辦法的錯誤，而是辦理手續與環境上的欠缺。

（三）關於匪區民衆的組織與訓練 這問題應視環境而有不同，以下分爲「收復區」「隣匪區」及「安全區」三方面說，第一收復區的民衆組織與訓練，自然是次要于救濟，且收復區經過非常破壞之後，一切建設，悉可任意設施，無何重大阻碍，但正爲其如此，鑒諸已往，顧念來茲，益需要奠定鞏固的始基。第二隣匪區，乃接近匪區或有被匪竄擾可能之區，即匪所謂之灰色區，是區之民衆組織與訓練問題，不但爲匪區善後之緊要工作，抑爲剿匪軍事之重要協助，團隊保甲，固應承施以嚴密組織與特殊訓練，而一般民衆，尤其是青年與兒童，爲當前及將來的社會柱石，尤不容忽視。（關於青年與兒童的組織與訓練問題容另文討論）第三安全區，所謂安全區，只是說現在匪區稍遠的地方，表面上尙未被成股的匪竄擾

罷了，在這些地方，一般人甚少注重，全注視着焦頭爛額，而忘了曲突徙薪，關於這種工作嚴格的說，固不能算是善後，更不好連到匪的問題一起講，但是我總以爲中國的任何地方，若不亟謀徙薪而突，全不敢說什麼時候會變成匪區（並不一定是赤匪的匪）與其淪爲匪區後再謀善後，何若以辦理匪區善後的經驗，與同時同樣的精神來未雨綢繆呢？這也可以說是一「善前」，善前的工作範圍太廣了，我這裏提出最低限度的祈求，是請各地方馬上停止「匪的生產」果爾則已有的或外來的匪，是有方法消滅的。

我的家鄉，淪爲匪區，已八年之久，我個人也曾短期的從事過匪區善後工作，茲當西北殘匪將告肅清，善後工作承待開始的時候，謹就管見所及于整個而煩複的工作中，提出些微而零碎的問題來，聊促負責者與一般留心人士的注意與研討而已。

**德懋商行**

經售美孚行汽  
油各種機油汽  
車零件橡皮車  
帶及大小五金  
建築材料應有  
盡有定價從廉  
歡迎惠顧

地址：西安西大街東門牌四七五號  
電話：二二九號

# 西北知識講話

從 天 生

## 七、西北的地勢

西北區的地勢，極爲複雜，高原，邱陵，平原和盆地都有。高原有新靈高原，帕米爾高原，青海高原，甘肅高原；邱陵有綏遠邱陵，陝西邱陵，新疆西北邱陵；平原有漢中平原，關中平原，寧夏平原，河套平原；盆地有陝北盆地，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

(一) 新靈高原——可分爲南部高原和西北部高原。南部高原爲崑崙山山脈所構成，平均高度在四千米以上，最高山峰達二萬七千餘尺，山北有大沙漠，面積佔全疆十分之三；自羅布泊以南迤西，順南疆大道，燧羌，且末，于闐，洛浦，和闐，墨玉，皮山等縣以南地帶，都屬新疆南部高原地帶。西北部高原則爲汗騰格里山和塔爾巴哈台山所構成。

(二) 帕米爾高原——本高原高山多達二萬數千尺，平均高度從一萬二千尺到一萬五千尺。北依阿爾嶺，東臨赫色勒牙克嶺，南界與都庫什山脈，西到達爾瓦斯地，其東展入新疆境，蒲犁縣就在此高原之上。此高原又分八部：(1) 塔克敦巴什帕米爾，(2) 小帕米爾，(3) 大帕米爾，(4) 阿爾楚爾帕米爾，

(5) 薩雷茲帕米爾，(6) 郎庫里帕米爾，(7) 和什庫珠帕米爾，(8) 瓦罕帕米爾。

(三) 青海高原——崑崙山自新疆南部東行，入青海，構成高原地帶。唐古刺山在南，勒克烏蘭達布遜山在西，祁連山在北，西傾積石二山在東，巴顏喀喇山橫貫中央；除青海柴達木二小盆地和東境黃湟流域外，都屬於高原地帶。其高度以勒克烏蘭達布遜山二萬數千尺爲最高，巴顏喀喇山一萬七千多尺。平均高度一萬三千九百尺。

(四) 甘肅高原——甘肅的高原地帶，爲祁連山六盤山和岷山所構成。西北最高，祁連山高二萬多尺，東南漸次低落，六盤山九千餘尺，岷山四千多尺；平均高度六千尺左右。

(五) 綏遠邱陵——爲陰山山脈所構成，地勢高低不平，有崛起四五千尺的高峰，也有一二千尺的平野，平均高度在四千尺左右。

(六) 陝西邱陵——爲秦嶺巴山和六盤山山脈所構成。山的最高峰，有到一萬尺以上的，地勢北部近長城一帶，高約四千尺，渭水流城，降到二千尺，秦嶺附近又高起，在四千尺上下，漢水又降，巴山一帶又高。平均高度在

四千米以下。

(七) 新疆西北邱陵——爲天山和阿爾泰山所構成。汗騰格里爲獨立之山，四周地勢平坦，由天山而北，地勢成梯狀，到特克斯河谷，低到二千多尺，額畢湖湖面海拔不及八百尺，塔城附近，又高至七八千尺。平均高度爲七八千尺。

(八) 漢中平原——就是漢渭西三水流域的地方，包括南鄭，城固，西鄉，洋縣，和佛坪縣內南，褒城縣北部以及安康，紫陽，石泉等地。平均高度從一千八百尺到二千尺。

(九) 關中平原——就是渭水平原，又稱涇渭平原，西起寶雞，東到潼關，長六百多里。渭南很窄；渭北倒很廣，涇洛下游，都是渭水平原的範圍。平均高度一千六百尺。

(十) 寧夏平原——從靈武到平羅南北長三百多里東西寬百里左右的地方，便是寧夏平原。平均高度三千四百尺。

(十一) 河套平原——河套地方，東西南北寬長各一千餘里，南到長城，北倚陰山，東西都以黃河爲界。陰山高約五千至一萬尺，橫山斜坡高度在四千多尺，五原附近甚低，僅

# 晨 熹

## 第 二 卷 第 五 號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北平教案感言.....	濞 新
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和新疆民族.....	麥斯武德
土耳其國民黨四全代會決議案的概述.....	馬宏道
荷屬東印度回教的民族運動.....	會廣勛
對於新疆風俗的發辯.....	艾 沙
軍事訓練和回教的齋拜.....	伯 餘
埃及人的服裝(開羅通訊).....	林鳳梧
揚州回教概況(江蘇通訊).....	楊健美
行雲流水(續).....	納鑑恆
要聞一束.....	編 者
畫刊(五幅)	

每 期 一 角 ， 全 年 一 元 ， 郵 費 在 內

南 京 晨 熹 社 發 行

社 址 南 京 下 浮 橋 清 真 寺

二千九百多尺，平均高度在三千七百尺。  
 (十二) 陝北盆地——高度自八百至一千尺不等，從宜君縣北到靖邊一帶，面積約九萬方哩；有許多地方，因受連續不斷的侵蝕作用，遂成許多溝壑，黃土和紅土所成的絕壁，常達幾百尺，共有二百多尺的深溝，往往具有悠久的歷史。但土地尚稱肥沃，若講求水利，不令荒蕪，農產物可望大量增加。

(十三) 塔里木盆地——東起羅布泊，西到阿瓦提，包括溫宿，阿克蘇，拜城，庫車，沙雅，輪台，尉犁等縣地。平均高度為三千尺，是新疆高原的盆地。  
 (十四) 準噶爾盆地——在阿爾泰山和天山之間，平均高度在五百公尺上下，南到迪化，東到鎮西以北，北到烏倫古湖，西到博羅塔拉山，都在一千公尺以下。此外都被二三千公

尺以上的山嶺環繞着。從吐魯番到哈密是陷落地帶，有低於海面的地方。  
 總觀西北地勢，有最高的山峯，有最低的盆地，有蟠結的山嶺，有起伏的邱陵，至為複雜。高原地帶，往往氣候不正，土地荒毛，無農田畜牧之利；僅平原和盆地，可事稼穡而已。

### 編輯小記

自林光漢先生在本刊第四期發表告「東區軍全體將士書」後，反應文字，收到甚多，從本期起，逐次擇尤披露。林君鑒於社會人士對前文不無曲解與誤會之處，特撰「關於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的補充和答辯」一文，特為刊出，以饜讀者。  
 東北失則華北危，華北將亡，西北已危，李申夫君以客觀的觀察，分析西北的危機，見地至為深刻，讀之可發人深省。張介卿君的文章，本期續完，對於回民電請釐定國大代表問題，說得頭頭是道，可供為社會人士及回教同胞的參考材料。當殘匪行將肅清之時，善後問題，實屬刻不容緩；謝友萍先生以實際經驗，寫出此文，自非徒托空言者可比。  
 慈陽君的「西京巡禮之二」是「西京巡禮」的續稿，編者希望作者繼續寫下去，使讀者對新興的西京，有一個明確的印象。

▲本刊自本期起，改由西京民報社承印。



### 西京巡禮之二

慈陽

社會畸形的發展着，使大部農民的生活都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的行動，只顧目前的「快樂」和「利益」，決不求一貫理智化，所以「吸煙」「種煙」這種不良現象，亦係病態社會的特產。

### 除了大煙沒有再較便宜的物品

寄居在西安的人尤其要感到格外的威脅是日常生活品之高貴，每月每人購費，最低也得六七元，住店更是貴的可怕，頂多旅館每晚也得四角，民房簡直是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即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微俸找着一絲線索，但孤影獨身的人，仍難問津，因自身得備有着家眷，舖保，押金各種條件。

所以如果不是專為吸大煙來西安謀事的人，在生活上便要感到格外的威脅。

### 車站的一瞥

臨海路車站，在西安城外東北，大部尚未建築完竣。票房係宮殿式，中段稍高于兩側，額懸林森題「西安車站」四字，雕欄玉砌，壯麗無比，中國古代建築之美，由此可見。



### 蘇俄在新疆之活動

子明譯

新疆之地面較法國為大，省內各部亦甚富庶，該省之經濟權完全操在俄人之手，盛世才及迪化省政府人員等咸為俄國之傀儡，藉彼等之援助，俄人在政治上遂得統治全省地面五分之四。

但俄國之經營新疆，所獲利益亦不甚大。俄國在新疆貿易上所得之利益，若單以貨幣計算，尙難斷定其實在之情形，蓋蘇俄新疆間之貿易大部為物物交易也。但據官方所發表之蘇俄與新疆貿易上數目字，在一九三三年俄國對於新疆之貿易總額為三千萬金盧布；在一九三四年因新疆發生內戰，乃降至一九三三年總額三分之一。即在一九三三年最高額之時，俄國在新疆之商務亦僅為其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三點五，不佔重要地位；如俄國在外蒙之商務為其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十，其地位即較新疆為重要。是以俄國在新疆之貿易上實無利益之可言。此外，在疏勒之商人深信俄國在新疆之貿易為五千萬盧比（印度貨幣 Rupee）——即二千零五十萬金盧布。

新疆輸入俄國之貨物為羊毛，獸皮及綿羊等，此等貨物雖為有用之物，但非俄國所必不可少之物也。且僅恃貿易總額亦不足以盡窺此問題之全貌。且俄國在新疆設有領事館二處，此外尚有商業機關及秘密工作機關之設立，此等機關，年耗鉅款，是以俄人對於上述機關所耗之金錢，又非吾人所易見者。總之，現在蘇俄之經營新疆，僅就金錢上言，實屬得不償失。

據日本之觀察，新疆不久將起而宣佈自主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進而與蘇聯相聯絡；雖現在此種趨勢不甚顯著，但終有實現之一日。俄人在新疆宣傳共產主義一事，世界各國尙未注意及之，因其擔任宣傳工作者，僅有少數之合作社及所謂「人民委員會」等，此外無其他赤化之表現。蘇俄對於世界各國現正頻送秋波，企圖聯絡，同時又活躍於日內瓦之國際舞台，是以蘇俄在新疆除秘密工作外，尙不能進而公開宣傳赤化也。但日人對於俄國之經營新疆，大感不安，深信俄國在新疆地位鞏固之後，必妨害日人自蒙古向新疆發展之企圖，蘇俄此時不願與日本衝突，故亦不願公開在新疆之活動。且蘇俄如在新疆公開宣傳赤化，既將引起他國之干涉，復不能增進其勢力於中亞細亞，又必受國內人民之責難。由此言之，蘇俄之侵略新疆，一時尙不至於表面化。



靠近車站一帶，有從河南山東移來稍有積裕的逃荒者或小商販，作小規模的營業。他們很單簡的搭起席棚，（近來市政工處因席棚有碍「觀瞻」故令拆除，現在多改搭帳幕或露天場。）便開始營業。如賣粥，油條，煎餅，或其他花生仁，煙捲小吃食等，在在皆是，苦若掙扎一天，能賺三四毛錢，便是無上的榮幸。雖然夜間躺在潮濕的地下，有時還要受凄風苦雨的催襲，但他已慣于受苦，專心自己的小事業，其他一切在所不計。

像這樣的商店，亦可說是商攤——一家挨一家的散佈在車站的周圍，形成了許多新街市。但是我們要把這類商人和城內洋屋中的商人聯繫起來，簡直好像一個在天堂上，一個在地獄裏。

### 秦地多義士

「性情爽直，作事粗壯，富于反抗精神」，這是我在經驗中對於陝西人民的觀念。西安是陝西的一部，當然不能例外，不過普通生活在省會裏的人民，因物質生活與閩歷上特異的緣故，和普通一般鄉下人的性情，總有些不同點地方。

陝西因歷遭荒旱的關係，人民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經常的與惡勢力（災荒，軍閥，官吏，土豪等）相搏鬥。因爲時常慘得漂流在死亡飢餓線上，所以對「生死」「名譽」也看得很淡，這樣在養成他們「捕強」和「敢反抗」的習慣，覺得只有前進才有出路，才能生存，

雖然，在現在之情勢下，俄國已可在新疆爲所欲爲；南京政府爲保全顏面計，惟有令盛世才統治該省，而盛世才結納俄人任意行動，反抗中央命令，中央對之除用文電斥責外，別無他策。俄時機到時，中國或可以武力征服新疆，惜中國之軍隊現正忙於剿匪，且在日人壓迫之下，南京政府斷無征服新疆之機會也，新疆政府在名義上仍在南京統治之下，自屬盡人皆知，是以爲蘇俄計，惟有在新疆建築鐵路，壟斷市場，暫時不作政治侵略，此現在蘇俄最善之政策也。

不過新疆現在之混沌情形，自不能經久不變；然則蘇俄在新疆之最終政策果如何耶？回憶在帝俄時代，俄國曾有以武力壓迫印度之心；即在俄國革命之時，俄人征服印度之野心仍未消滅。誠以喜馬拉雅山口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即以少數之軍隊把守是山，亦可防止他人之攻入。且新疆與印度交界之處多高山峻嶺，爬越非易，俄人正可藉此阻止外人入境，而閉關作宣傳之工作。一旦俄人佔領新疆，更可與西藏北部之高原相接近，此地之高度約有二萬呎，無人居住。受蘇俄赤化之外蒙人民正可由蒙古商人所行之路，經柴達木河（*Chaihan*）而至拉薩。但此地氣候嚴寒，非普通人所能忍受。以吾人觀之，蘇俄目前尚未採用此種政策。

俄國經營中國之新疆，仍採用帝俄時代之政策，但採用此政策之目的，除發展俄國之勢力外，仍別有企圖。即就日本屢次反對俄人在新之行動言，亦可見俄人之用心矣。俄人在新疆之活動，實欲鞏固其本身之地位，而爲對日作戰之準備。誠以日人在內蒙之進展已與外蒙相接近，且其勢力之蓬勃大有危及新疆邊境之概也。將來日俄作戰時，新疆在軍事上之價值似不甚重要；不過新疆一旦爲日人所得，則其在戰爭上價值必因而增大。抑又有進者，現在新疆已有公路通至俄國邊境，在迪化已設有飛機場，且將來鐵路修成更可由迪化通至土耳其斯坦，凡此諸事均足以促進新疆在戰爭上之重要。雖然，其最重要者，又在新疆之得以把握中國西北之咽喉也。

中國西北各省雖名義上仍在南京統治之下，但地距南京太遠，中央之勢力大有鞭長莫及之概，且日本在華北之進展更足以促使西北各省與中央脫離關係。而現在蘇俄以新疆爲其根據地，平時以赤化之主義向甘肅宣傳，戰時蘇俄之紅軍亦可向甘肅開入。此外，四川及西藏邊境之赤匪亦欲向新疆移動。雖然，此輩饑餓無紀律之赤匪，無論其對於馬克斯主義之如何信仰，但彼等竄入新疆，定遭俄人之反對；誠以現在之新疆已覺軍隊太多，且無薪餉之軍隊又時常叛變，是以俄人反對彼輩竄入新疆乃必然之勢也。據吾人之觀察，俄國之目的欲使

所以挺而走險去做強盜，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前數年陝西凶荒緊迫的時候，這種現象普遍蔓延到全省，現在年光稍佳，這種惡劇便逐漸減少了。

山河破碎了，故國將不堪回首，我願這些古代英雄之子孫，本着反抗直壯的精神，振刷抗鬥的勇氣，掃滅民族解放的敵人，從西北殺到東北去！

### 古色古香

長安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城，它和中國的北平，歐洲的羅馬，有同樣的價值。專門考古或是愛懷古的人，到這裏都要陶醉神往，留連忘返。

域外的古蹟有漢城，未央宮，大雁塔，城南草堂，丹鳳門等。漢城在西安城北十餘里，為漢朝城古址。城垣遺跡尚存，北垣緊臨渭河，周圍約四十餘里，內抱平原，村鎮錯落，阡陌遙接，無限田居野味。未央宮在漢城西南隅，僅遺一梯形土台，登嶺臨望，渭水秦嶺，歷歷在目。

大雁塔在城南慈恩寺內，高七級，有樓梯可登塔頂，俯瞰長安城如在眼底。因地勢突起，故為歷來攻守必爭之地，鎮嵩軍困城時，此地便設有火砲，註以重兵。

城南草堂即今家花園，向為私人所有，園林茂盛，庭閣幽雅，值此壯丹盛開之春，風景更為誘人，惜距城太遠，非一般有閑階級人，實難光顧耳！

在華之赤匪在中國活動，在必要時俄國當在新疆省內供給赤匪之軍火及金錢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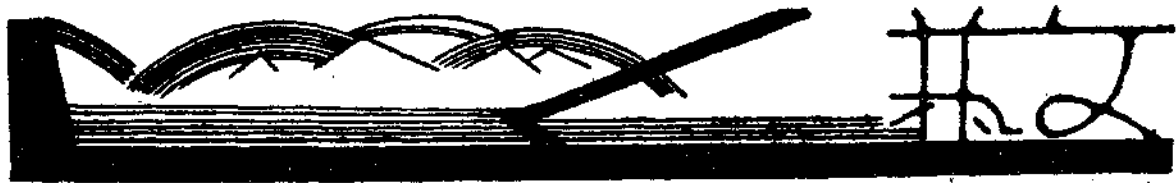
無論俄國之目的為自衛計或為宣傳赤化計，俄國之經營新疆主要為應付華北之政局。東干族在新疆之勢力，亦深值吾人之注意。東干軍之實力約有一萬五千枝槍，但戰事發生，尚可招募大刀隊而增加其人數。正式軍隊中百分之八十為騎兵，軍中亦有機關槍及輕砲等，不過為數不多耳。軍中之下級官長皆為東干人，但全軍之人數仍以上耳其人為多。東干人咸為善戰之士，且訓練亦佳，實新疆軍隊中之勁旅也。

在新疆叛變之軍隊由馬和山 (Ma He Shan) 統率之，馬氏之軍部即在該省之和闐。馬氏現在所處之地位，大有進退維谷之概。彼極力擁護南京，與中央合作；因該地無電報及郵局之便利，彼乃派遣專使跋涉數千里外至南京政府，申訴其對於中央之忠實，並要求中央之援助以便防止俄國之勢力。馬氏對迪化之新疆政府異常反對，雖去夏和闐已派遣代表至疏勒媾和，但東干族決不與馬重修舊好。不幸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迪化之戰時，馬氏大敗，銳氣頓挫。馬氏之軍中多為誠樸之農民，未受西洋勢力之傳染，是以彼等受俄人飛機炸彈之威脅，大受感動，深信俄軍實力之雄厚非中國軍隊所能望其項背者。但馬氏仍嫉視俄人及盛世才，且怨恨已深，大有不共戴天之概，不過馬氏復仇之時機尚未至耳。

一九三四年六月被擊敗之馬仲英氏已逃入俄境，現在仍未返省。馬仲英與馬和山原為異母兄弟，是以馬仲英常自俄京來函，並令馬和山將信之內容向軍隊宣讀。俄人令馬仲英為紅軍中之名譽委員；現在和闐民衆正盼馬仲英即速回國。但馬仲英是否回國，尚難斷定。彼在俄京，俄人待為上賓，誠以縱使東干人不信俄國主義，至少東干人反俄之時亦可藉馬氏之力而阻止之。俄人用何種方法利誘馬氏，自非吾人所知，但俄人之招待馬氏，除馬氏為賓客外，仍有其他之作用也。馬仲英在西北回民之中實舉足輕重之人，馬和山及青海軍事領袖馬步芳氏皆為馬仲英之異母兄弟。迪化之盛世才已甘為俄人之傀儡但必要時俄人實實行其計劃，定將盛世才逐出，遣馬氏回省。回民在西北各地常起暴動，殺流血；俄人為實行其赤化計，更可煽使回民起而暴動。

俄人用不正當之方式已取得在新疆政治上大部份之勢力，此後俄人在新疆之政策及其最後之目的又視將來之事實以為斷。雖猜測為危險之事，但吾人深信此後之迪化必與外蒙之庫倫有相同之點，可斷言也。





## 一天的早晨

荻 茄

「這是你的勇敢嗎？其實正是表現你的懦弱！越是懦弱的才越會發出來比誰都勇敢的大話；然而到底也不過是說說而已，祇是說說而已！」銳把擺在胸前的一隻手掌突然變成了拳頭，猛力向下一擊，暫時結束了他的說話。最後這猛力地一擊彷彿在他的話的後面加了一個赫然的驚嘆號，因此

他的話也就顯得特別有力。他的臉還保留着一絲微笑，但顯然已不是剛才那種開玩笑的態度了。不過當他看見坐在他對面的朋友那完全變成了佛然的一張臉時，立刻又裝做真的笑了說：「黎，我真希望你把那種態度改變一下。你那種態度有時會生出很不好的影響呢。事實上當然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是你所想的，事實也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你知道：我們的目的並不是犧牲呢。譬如剛才你說：看他們一天祇是像老鼠似的鑽來鑽去，並不見他

們作出什麼事來，這你就說他們是怕死，其實他們是真苦。你問問他們那個人會坐下來安安穩穩地吃一頓飯？他們的真實你又怎能躲在屋子裏看見呢？死，並不是難事；難的是艱苦地，沉着地努力，是的，他們有時似乎說話太多，多得有點令人討厭；但那種不動搖的意志是偉大的，真不能不令人佩服。以前我也確是像你這樣想，現在我知道我是完全錯了。你說他們怕死嗎？你看著：到需要死的時候誰也不會退後。」

銳的態度是變得非常溫和了，他現在已經學會了一些忍耐。他惟恐那佛然的臉又任情地發作起來。

對面的人沒有話。銳的話不能使他佩服，但他又找不出理由來反駁。同時他看着銳為怕他發皮氣所勉強作出來的忍耐的態度，使他也不好意思使用他的感情了。於是他只好不作聲，算作他既不用服也無攻擊的表示。以前他是時常用起這種戰略的。

「好，現在我們不說了，我還得出去，你不到學校去了嗎？」沒有得到回答，銳就戴上帽子匆匆地走了。他留下的是偌大的一個飛輪，在這被稱作黎的眼前旋轉。那上面有大煙鬼，張景惠的女婿，他也佩作同學的友敗的嘴角，也有老曹的漲紅的面孔，同時銳也就在這上面握緊了拳頭，從那拳頭裏飛出一些紅紅綠綠的紙片，上面是密密的黑字。漸漸地又是密密的尖刀把那些紙片撕成粉碎，變成鮮紅的血花

到在他眼前飛濺。

「呸，這些都是什麼呀？我怎麼幾乎承認銳的話是對的？」黎一跳就把身體擲到床里。因為用力過猛，坐在屁股下的椅子就似日本武士脚下的支那同胞似的無抵抗地縮下了，伸出無告的四肢，難看而又可憐。

門外堂屋裏不住地響着玻璃瓶的撞擊，和嘩啦啦的潑水的聲音。波蘭房東太太的破鞋踏得地板「空空」震得人頭痛。而今天她又似特別的討厭，照例是罵着她的俄國話：「見鬼！牛奶賤了，可是一天天的擠得少。生活啊，怎麼樣！日本，噯噯噯噯，噯噯噯！鬼！」

一切都是這麼令人不耐，厭煩！

「銳所努力的，果真值得這麼熱心嗎？然而許多同學却為這竟得忘記了一切，甚至忘記了吃飯睡覺。」黎氣憤的想：「老曹又懂得什麼呢？他也是那麼忙，真有事嗎？」黎，他不能這麼相信。「裝著樣！」這是他最後的結論。他覺得：他要幹也得明明白白，不能像老曹那傻子只能聽人指揮。然而，一切朋友都離他遠了，這是事實。他孤獨，他閒得想把什麼人打一頓才痛快。一切人都可恨，然而孤獨，他是遭了一切人的遺棄啊！

是哀憐自己，但也許是痛恨這輕輕走去而都連通知都不通知的朋友銳。黎潑然地流下幾點熱淚。可是馬上他從床上跳起來，抓起帽子就往外跑。

「哭什麼？手槍，炸彈！大煙鬼也風作同  
學？簡直是污辱！老曹也不佩革命！」像似一  
個無理性的癡狂的怪獸，黎的眼睛射出了紅光  
，向學校奔去。

太陽該是已經出來了。但天空是沈澀澀的  
灰色，沒有一絲笑意。風是針鐵似的刺着人的  
鼻尖，刺着 的臉頰。街上祇有早起的工人，  
和送牛奶的老太婆，送面包的車子走過。每人  
都呼出白煙似的呼吸，在皮帽上凝成很厚的一  
層白霜；那些老 鬍子上就滿是冰霜了。

銳也就雜在這些人們中間。走在他前面的  
是一個頗高的黑紫的麻臉，那堅實的兩頰是表  
示他還吃得飽和有一把子好力氣。銳已經忘記  
了適才的爭辯，他這無可救藥的朋友的可氣，  
他現在對這張麻臉感到很大的興趣。「幹起來  
這傢伙只少能打十來個呢！」銳在心里想，同  
時有點抱歉自己身體的不濟事。「我要有這麼  
一把子力氣該多好。」於是一般熱情要他無論  
如何該把那有力的手握佳，要他能永遠在一起  
走才好。他應該向他表白：他不是一天沒事作  
，祇是在操場里把一個大皮球往籃里一扔一扔  
的花公子。他要把他所幹的事詳細的講給他，  
要他相信——而且他也一定相信的。於是銳固  
意說一聲：「天氣真冷啊……？」要那人聽見  
。那，果真回過臉來，但不是怎麼友誼的招呼  
：「先生你戴那皮帽還嫌冷嗎？」銳不覺心頭  
一沈，想不到這是滿帶諷刺的回答。但他也立  
刻滿意地笑了。「勁兒不壞！說不定今天晚間

是新城大街上的一員呢！」

兩個人誰也沒有再說話。在拐角的地方銳  
目送着他向北走了。遠處可以看見幾座高聳的  
烟囪在悠閒地吐出黑烟，好像世界是很太平，  
永遠沒有暴風雨掣裂那凝然的烟紋似的。然而  
突然嗚嗚的氣笛怪叫起來，烟紋就開始分裂，  
疾馳；懸在高空的雲塊撒下大的雪片，尖利的  
北風吹起驚人的哨子。

在對面的街角停了幾部斗車，這是哈爾濱  
特有的東西。那馬那車，那趕車的人都是破敝  
地相調和。現在那些車夫都把頭縮在大衣領裏  
打盹；那些老馬鼻下已結了兩條不短的冰溜了  
，一定也是同他主人一樣，夜來睡得很晚，雖  
然永不會有失眠那類事，但今早又起來得特早  
，現在也在那里閉目低頭，靜等着不久就要來  
的鞭策馳驅。突變的天氣，似乎並沒給他們的  
麻木的身心以若何刺激。銳警惕地走進一門面  
包舖，穩穩地買一盒「安吉克」吸着，像是等  
待這風雪的停止好走向街頭。

很好，等得不久就看見老李從南邊走來了  
。「雪是不會停了，走吧。」對老板告別，銳  
向着老李的來路走去，這雙永遠注視到腳底的  
近視眼却直到銳觸痛了他的鼻子才挺起他的黑  
少白多的眼球。

「小莉，你真不想久活！就這明恍恍的撞  
來？」老李是向來注意技術的。他常說就這街  
頭藝術一般人還須老實訓練。

「沒事！」銳望着四圍竟弄地說：「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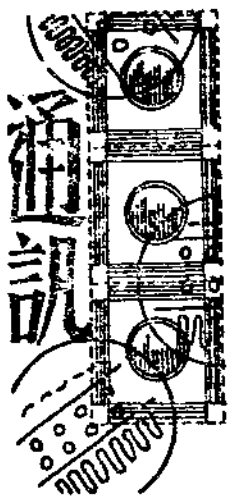
天氣，那般東西不會出來，而且他們不會起早  
的。」

「不行！大意慣了，以後該留心的時候也  
會不注意了。好，現在我們談正經事吧！」老  
李嚴肅地說。銳本想譏嘲笑他一句：「不怪黎  
說你們怕死呢。」但這已給老李的誠懇擋回了  
。這種超過任何友人的誠懇是祇有在這些人中  
間才有的，也祇有在這些人中間才能了解和相  
信。銳下意識地來看看他這朋友，他忍不住笑  
了，他才注意到那可憐的近視眼鏡的一隻眼原  
來是壞了，現在是不客氣地貼上一塊白布膏藥  
在那里維持。

「老李，你的眼鏡貼的不是膏藥？」  
「哎，這不要管牠。」這永遠都在想事的  
腦子現在正想到別的一件事：他昨晚剛接洽  
好的很不壞的警備隊，從他的嘴里他又知道一  
些警備隊的內情。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馬上  
就得進行。但昨晚他從那士兵家裏出來時已經  
很晚了，他恐怕找不着那道路，而且確實在那  
呢。一於是他問銳：「你住的後面那條街是安  
民街嗎？」門牌他是記得的，「這邊我們就往  
這邊走吧，我還要到那裏找一個人。」說着他  
就向銳的來路走了。

老李一邊走一邊說：「老張這傢伙有點消  
極，一會兒你去找他——哎，他今天大概沒有班  
，那你就到學校找吧。你看看他的情緒怎樣，  
如果不好，學校換陳衡卓去領導。然後你上顧  
鄉也找老金——他的家你不是知道嗎？看看他那

邊怎樣。他這頂重要，完全是農民。老曹呢，在學校幫助老陳。下午三點鐘在馬迭爾門前會，老金也要來！」老李的話剛一停下來。銳已發現有人在注意，他悄悄地去整老李的衣襟。他們暫時沈默着，以後就說些關於天氣的話，臉上也裝出無所謂的笑來。等到走過木柵老李說：「最近這些白俄很活動。昨晚在道外把警



讀西北嚮導所載

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書後

碩夫

自從九一八砲聲，毀壞了我東北故園以後，我便隨着東北軍的最高統率，最高指揮者張學良氏，轉戰華北，轉戰到黃河以南，同時又轉戰到了西北。我們是站在抗日和剿匪的最前綫，和一切破壞民族生命綫的惡勢力肉搏。可是我們雖然沒有達到收復失地肅清匪共所預定的期望，但是我那一顆赤裸裸的心，並沒有片刻忘記了我東北故園，更沒有片刻離開東北父老田園和廬墓，正如我們不能片刻離開東北軍的最高統率和最高指揮者張學良氏，是同一個道理。祇有堅決的站在張學良氏之領導下面，他能夠把我們從東北帶出來，同時也能夠把

察的槍都搶去了，媽拉皮，今晚也教訓教訓他們這些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

「今晚的路綫是怎樣呢？」銳覺得自己很興奮，同時也覺得有一股他身體所裝不了的力要向什麼人發洩一下才好。模糊今晚將要發生的事已在他腦子裏爆發。

「這你先不要問，下午三點才作決定。」

我們帶回東北去。這就是說，我們俱有十二萬分的信心，東北軍的最高統率者，完全抱有光復故土的絕大信力。

我們在將近五年的顛沛流離警告奮鬥的過程中，有時由於復土的熱望而變成了悲憤。內在的心理現象蘊藏了許多不可言喻的苦悶，這些苦悶，不僅是得不到正當的解答，而且得不到正當的發洩。最近於軍馬匆忙中，閱讀了西北嚮導所載林光漢先生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他的結論是：「東北軍！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努力！努力！我們絕不退到『堪察加』去！」同時更說到，「為的復土所以來西北剿匪。」在這篇文章裏，給予了我們政治上的全副武裝，我們絕不退到「堪察加」去，我們要在西北建立收回東北的根據地，我們要肅清西北殘存的赤匪，清除將來抗日戰爭的後顧之憂。這樣便加強了我們在西北的剿匪工作，更鼓舞着我們把熱血流在東北，把尸骨葬在東北的勇氣。我們應澈底的作收復故土的先驅，站在抗日剿匪的最前綫，服從我們東北軍最高統率者——

老李掏出他的大表看看已快到八點鐘了。「就這樣！下午三點鐘在馬迭爾門口等你。」

他們在這條街上告了別，是頗客氣的告別呢。他們親熱地握手，又學一般社會那樣的說！得暇到家坐坐。因為現在街上的人比較多了，這樣會不惹人注意。但在握手時老李會低聲說：「趕快去，沒吃飯到老金家再吃。今天是大重要了。」雖然是低聲，但顯着非常的有力。

張學良氏，為中華民族爭生存，為故鄉爭光復，而奮鬥到底。

最近國人普遍的心理現象，是機械化了，是矛盾化了，是在右傾和左傾的動盪中，走向了偏尚的道路。這樣便不能把握住民族問題的全面；而僅抓住了整個問題的片面。於是乎有主張，在國家決定了安內攘外的國策以後，我們可以把抗日禦侮的問題，放在每日議事日程的最後面，甚至於可以把他不列入，等到把匪患完全剿滅之後再來談到抗日禦侮。在我個人，以為「安內」「攘外」是復興民族運動中，兩個同等的口號，我們把這兩個口號具體化起來，便是「剿匪」和「抗日」有同等的重性。在步驟上，固要先「剿」後「抗」之必要，不過我們不能把先後的程序，看得太機械，以為在「安內」進程中，不妨暫時把「攘外」的任務擱置一邊；而應該把「安內」工作，當作「攘外」工作的一種有計劃有系統的準備。基於這一認識，站在剿匪和抗日最前綫的東北軍，對於負着這兩重任務的東北軍，不應

當擺道他所負的任務在一邊，而是應當很銳敏的去檢查過去，規劃未來，更充實的力求這兩重任務的加速實現。所以在我個人是把抗日和剿匪看作一個問題，要加緊抗日的政治武裝，去促進剿匪的速度，以求剿匪的速度，去求得抗日與光復失地的完成，祇有庸俗的機械論者，他才在那裏發出偏狹的論調，在那兒主張抗日不必去談，甚至於在剿匪的進程中談抗日，就是放棄了剿匪工作不正確的心理。這種不正確心理的發展，在客觀上，是執行了國策的一面，沒有看到外力侵蝕，將淪我中國於全殖民地的嚴重性，在政治上，他走向了機械論者，同時也是走向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深淵裏，將無法自拔。

我相信東北軍自從南調參加剿匪工作以來，是一貫的在我東北軍的最高統率者張學良氏指揮和領導之下正確的執行了抗日和剿匪的兩重任務，自南而調到西北剿匪，仍然是正確的執行了這兩重任務。東北軍並沒有在共黨所喊出的欺騙的抗日口號之下，而搖惑了剿匪信念，恰恰相反的，東北軍把抗日復土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同時更把剿匪和安內的責任，也放在自己的肩上。東北軍完全相信，共黨所喊出的抗日，與抗日的聯合戰線，祇有欺騙的作用，祇有分化的作用，祇有陰謀的作用；所以我們正確地揭穿共黨的陰謀，在政治上粉碎他們的企圖，並且指出東北軍是抗日復土的

中堅，東北軍這樣地正確執行了政治上的兩重任務，必然的加速的肅清共匪在西北殘存的武力，在西北舉起收復失地和抗敵的大旗，在西北建立，收復東北的根據地，我想在這樣情形之下，誰也不會懷疑到東北軍，是在這裏放棄共匪不必剿了，東北軍應該立即去抗日，或者要說東北軍應該一面剿共，一面抗日，或者東北軍應該提出抗日口號去剿匪。這些模糊東北軍政治上的論調，這種懷疑的論調，他是忽視了東北軍幾年來忍辱負重，堅苦奮鬥的事實，忽視了東北軍在復土抗敵下的特殊地位，忽視了東北軍在西北剿匪的決心。我們希望顯明了東北軍在剿匪和抗日的雙重任務下面，樹立起鮮明的旗幟，把這些模糊的不正確的懷疑的意識剷除，在鮮明的旗幟下面，我們可以獲得全國上下一致的同情。

中華民族的危機，已日益深刻化了，我們的敵人正要把他所鼓吹的王道樂土更擴張到我國的華北，甚至於他們意識到了我中國腹地，他們爲了要發動對於蘇俄的戰爭，也必然的要逼得我們甘願俯首下心，把全部的人力，物力，資源作爲侵略國的犧牲品。侵略國家早已樹立了要淪中國於他們保護下的目標，在各方面，正有計劃的作實現達到他們目標的步驟；但是我國有一部份人，仍然徘徊於十字街頭，在那裏消極方面，畫出許多我國建設方面如何？政治軍事，外交方面如何的問號。我以爲爲了要抗日復土，所以要竭全民族的力量，來建設

國民經濟。爲了要抗日復土所以要謀得國家堅定的統一，步調的一致，與吏治的澈底澄清。爲了要復土抗日，所以要謀得軍事與國防的強化和國民的行動軍軍化。爲了要復土抗日，所以要有步驟有目的，有計劃的運用外交，獲得國際上的贊助與同情，而陷對方於孤立。我們要在政治上作加強的策動，不能機械的在表面上，或在數學上，去作過低的估計，而發出不信任自己懷疑到自己的態度。這一觀念上的確定，不僅是意識上的不同，而是根本認識和原則上的區別。因爲過低的估計和懷疑，他是完全執行了民族退却路線。

東北軍自一九二八以來，即在現在東北軍最高統率者張學良氏領導之下，助成了中國的統一，最近四五年來的艱苦奮鬥，完全是站在擁護國家統一，擁護領袖，剿匪和抗日的三重任務之下，執行了他的任務。所以東北軍的擁護國家統一，擁護領袖，不自東北軍開來西北剿匪始，而自東北改旗易幟始。東北軍的參加剿匪與準備抗日復土工作，不自來西北剿匪始，而是自長城抗戰與張學良氏返國始，任務執行到了現階段，外患的侵略，由東北進到了華北，匪共的竄擾，由南方轉到了西北，因此在時間和空間上，已進到了特殊的階段，我們現在不能對過去所執行的任務來懷疑，而是要把我們過去所執行的策略路線加以重新檢討，加重我們的任務。所以我以爲林光漢先生，

站在現時提出爲的復土來擁護國家統一，爲的復土來擁護領袖，爲的復土來西北剿匪，是加重的執行過去任務最正確的策略路線。抗日的旗幟，在我們東北軍手裏，會發揚光大起來粉碎共匪的陰謀，去消滅幻想共匪能抗日的不正確的心理，去消滅恐怕共匪真能竄入冀察，使冀察老百姓被共黨蹂躪得無處告訴，希望日本來援救他們，把東北三千萬同胞處於水深

### 覆林君光漢「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的幾句話

火熱的王道樂土下的呻吟情況，擴大到冀察來的日本式的心理。我們站在西北剿匪，決不是爲了消滅日本侵略西北的口實，我們在西北剿匪，是要肅清抗日後顧之憂，建立抗日復土的根據地。因此我們不是退却路線，不是恐懼政策，我們把抗日和剿匪，作爲一個問題的兩面，堅決 站在東北軍的最高統率最高指揮者張學良氏一貫領導之下，加重我的任務。我們

我是東北同胞的一個，我的父母妻子和田園廬墓，也飽受了暴日的蹂躪，因爲我不是草木，何況我又是軍人，那能沒有雪恥殺敵的血氣！林先生！不要客觀的刻責我們，只因我們的個人的力，個人的血，制不過敵人的凶暴；敵不出水深火熱般的父母妻子，只有向隅嗷嗷，臨風流淚，再沒有什麼好的方法，來安慰我們的心頭，但是羣力怎樣才能團結？復土雪恥怎樣才能完成？不用說東北軍今後的任務，是非常重大的。

奇怪，懷疑。啊！……我的勇氣，不知怎樣就自動消失了。過去的迷夢現在似乎甦醒了一半，朋友你看，你睜開光明的眼看看我國弄到這個地步，主因究在那裏？認識了這一點，才能談恢復，談救出你們可憐倚門的父母和淒涼悲泣的妻子。

同胞尤其是東北的同胞，我寫在這裏，心中真是難過，那種說不出的痛苦，像刀割的一般，只有夢想回到東北，看看我那衰弱可憐的爹娘，吻吻我那孤苦零丁的妻子。現在能夠嗎？我們的家鄉遠在數千里的天涯，他們是加何的等待着他的兒子，並且希望他，舊日的父母來打救來報仇！咳！這總是痴想了。狂熱了，怎奈你的兒子，走些崎嶇的路，過了飢寒的生活，恐一半會達不到你們的期待，你們的熱情。

咳！同胞，尤其是東北的同胞，張開你們的睡眠，拾起你們的頭顱，向那正當惟一的路

要堅決的反對幻想共黨能抗日和企圖聯合共匪去抗日的錯誤心理。同時我們也堅決的反對在剿匪工作中，放棄或者可暫時放棄抗日復土的退却心理。我們要明顯東北軍的旗幟，整頓我東北軍的陣容，站在抗日和剿匪的最前線，完成鞏固國家統一復興中華民族的最高任務。

志 魁

上追去，才能自救才能救人，否則恐怕不但愧而且悞已。光明之路，就是馬上起來抗日！

光漢同胞，你是受了良心的苛譴來呼號，我也不能不爲憤怒和怨恨來響應，最後我希望我們的統率者，千萬維持，並努力計劃，使我們的血灑到東北的疆場，最底限度也要把我們東北生成的白骨，埋在家鄉的邊界，那才不負了故土的父老，並也才能安慰而接近你的已死的先靈！東北的同胞！東北的同胞！

漢口同豐洋紙文具號  
西安分號

發售  
中西紙張 歐美文具  
印刷材料 教育用品  
書報畫冊 中西文件  
西式帳簿 各式表單

地址：南院門街十一號  
電話：一四二二號

# 西北十日

【五月十一日】拒毒宣傳週閉幕。

陝同官煤礦，鑽探工作結果良好。

黑龍江旅陝同鄉會昨舉行成立會。

【五月十二日】長安外僑調查共計五十人。

洛白公路已勘竣，需工七十餘萬。

陝學生集訓，昨舉行開學典禮。

【五月十三日】戴愧生抵平涼巡視。

陝省府議決鑄免馬欄五鎮之賦款。

各省追悼胡主席，下半旗停止娛樂宴會三日。

【五月十四日】陝清澗已解圍。

隴海路西段敷軌工程，已鋪至興平馬嵬。

【五月十五日】甘第二區壯丁，由士著良民編組。

蘭水菸銷路疲滯。

開發西北協會陝西分會擬籌設工業補習班。

陝省府令各縣儘量籌撥義務教育經費。

【五月十六日】陝北二十五年年度正賦共二十三萬餘元，准一律蠲免。

陝甘五通車輛規定徵收通行費。

蘭州哈密每日對開郵車一輛，開始運輸。

甘黨部請將西北大學設蘭州。

莊澤宣談陝甘青三省教育設施已趨正軌。

【五月十七日】甘辦理戒烟不佳。

陝北收復匪區無主或荒蕪田地，暫時分給

難民耕種。

【五月十八日】總部第四次地方善後事務會報

，設置鄂淳榆等縣行政專員，劃馬欄鎮為

特區，設政治局。

陝省康公路已勘竣，需款七百萬。

黃河測量隊赴寧夏。

甘省當局請撥賑款，賑濟河西區。

【五月十九日】南鄭組織煤油公司。

張代總司令會參觀西峰運動會。

班禪由塔爾寺啓節赴拉卜楞寺。

【五月二十日】蔣張閣限令三個月將匪消滅。

陝各界代表赴渭渠參觀。

實部擬會同陝甘川寧青綏新七省合組一西

北林務委員會主持西北造林進行事宜。

## 本刊第六期要目

- △西北的五月
- △陝西的職業教育
- △同族電話釐定國大代表問題之檢討
- △日本對野所謂之人口問題
- △西北知識講話(六)
- △橫斷綏遠記(續)
- △甘肅甘谷縣社會概況
- △黑水白山(五)

西京民報社

承印

定期刊物 中西書籍

廣告傳單 簿記表冊

鉛石彩版 股票証券

設計精美 定價從廉

西京

公正和鉛石印刷

華洋紙莊

本號專門採辦漢文正楷古宋仿

宋鉛字承印西式簿記股票發單各

項表冊廣告書籍名片信箋等件並

運中西紙張文具畫片蘇紙顏料壽

屏對聯八寶印泥印刷材料俱全

歡迎光顧

地址：竹邑市街一四四號

電話：三六八號

漢口

天裕老茶莊

總莊：漢口竹安西

分莊：漢口竹安西

本莊歷史悠久

專辦國產名茶

有益血液循環

功能補助消化

加以科學焙製

入口滋味清芬

無論零購批發

光顧無任歡迎